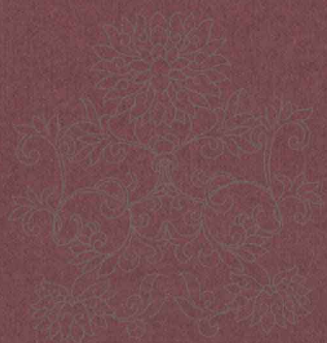


文学·政治·评论
小说·散文·随笔·报告文学



中华 今文观止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文学

第七卷

1976—1998

杂文·政论·评论
小说·散文·随笔·报告文学



中华 今文观止

中国 社 会 出 版 社



第七卷

1976 — 1998

1976—1998

杂文·政论·评论
小说·散文·随笔·报告文学

朱大可·洗脚之歌

铁凝·河之女

钟鸣·曼陀罗 扎西达娃·聆听西藏

尤今·亚马逊丛林之旅（存目）

余秋雨·风雨天一阁 史铁生·我与地坛

冯秋子·辉煌，辉煌

张中行·酒

陈村·一个舞蹈和它的几个背景

刘小枫·刹那的永恒

吴冠中·关于抽象美 何立伟·儿子

何士光·田野、瓦檐和雨

王家新·饥饿艺术家

张晓风·玉想 三毛·悲欢交织录

张承志·黑骏马（存目）

高晓声·陈奂生上城（存目）

张贤亮·灵与肉

古华·爬满青藤的木屋



目 录

1976——1998

散文·随笔·报告文学

朱大可

洗脚之歌(3)

铁 凝

河之女(10)

傅子玖

重阳瓜葛(15)

钟 鸣

鼠 王(20) 曼陀罗(29) 林肯,斧头,冷椅子(存目)

刘鸿伏

父 亲(32)

扎西达娃

聆听西藏(38)

尤 今

亚马逊丛林之旅(存目)

余秋雨

风雨天一阁(42) 寂寞天柱山(54) 酒公墓(存目)

道士塔(存目) 笔墨祭(存目)

史铁生

我与地坛(64) 随笔十三(82)

张 炜

融入野地(100)

楼适夷

老黄的嫂嫂(外一篇)(114)

王润华

我与湿潮(117)

冯秋子

辉煌,辉煌(119) 蒙古人(137)

汪曾祺

昆明的吃食(144)

张中行

酒(152)

陈 村

一个舞蹈和它的几个背景(160)

李公明

岑寂与风雪的俄罗斯(164)

李国文

桐花季节(169)

施晓宇

不忘猪茳草(177)

黄子平

沙之书(180)

刘小枫

刹那的永恒(187)

吴冠中

关于抽象美(192)

罗强烈

城市的日落(197)

张锐锋

大地的仰望(199)

马丽华

渴望苦难(223)

吴 亮

娱乐场寓言(229) 时间之妖(238)

苇 岸

大地上的事情(245) 美丽的嘉荫(257)

李 星

我的田野,我的小槐树(259)

鲍尔吉·原野

骑兵流韵(263)

韦 昕

长安的风(270)

何立伟

儿 子(273)

何士光

田野、瓦檐和雨(276)

贺晓风

奇 思(284)

应 红

“用脚思想”的商禽(291)

止 庵

怀人四帖(298) 生死问题(307)

王家新

饥饿艺术家(312)

余光中

何以解忧?(320)

杨 牧

诗的端倪(331)

张晓风

玉 想(343) 眼神四则(351)

席慕容

写给生命(357)

三 毛

悲欢交织录(363)

季 季

油菜花和炊烟(372)

粟 耘

蛇思录(378)

陈嘉农

向晚的华尔腾湖(397)

洪素丽

多多鸟的传奇(404)

郑明娌

从陋巷中走出天地(411) 邈邈行江湖(417)

林清玄

光之四书(422)

简 嫔

四月裂帛(430) 渔 父(446)

荆 棘

辣椒的季节(461)

蓬 草

门(465)

张建忠

车站里人来人往(471)

陈 钢

命运在敲窗(476)

彭学明

边边场(外一章)(479)

1976——1998

小 说

马 森

孤 绝(487)

季 季

鸡(498)

李 昂

杀 夫(存目)

张承志

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(519)

黑骏马(存目) 北方的河(存目)

方 之

内 奸(存目)

张 洁

爱,是不能忘记的(533) 祖母绿(存目)

高晓声

钱 包(549) 陈奂生上城(存目)

张贤亮

灵与肉(561) 绿化树(存目)

汪曾祺

受 戒(586) 异 秉(存目) 大淖记事(存目)

宗 璞

鲁 鲁(604) 三生石(存目)

刘以鬯

吵 架(617) 打错了(621)
黑色里的白色 白色里的黑色(存目)

古 华

爬满青藤的木屋(624)

陈建功

轱辘把胡同9号(存目)

1976—1998

散文·随笔·报告文学

朱大可

洗脚之歌

我该如何颂扬洗脚的事业呢？相传，一个著名的托钵僧从希尔山朝圣归来，他对门徒说的第一句话是：找开水来罢，我要洗脚。然后，他在沸水里洗它，面不改色地注视着它起泡和被灼伤的全部过程。现在结束了，送我去诊所吧。最后，他平静地说道。那么，这个人要洗净的是什么？他想洗去的是什么？他用以洗濯的是什么？在清洗之前他是什么，而在清洗之后，他成为什么？

这是一些难以启答的问题。要求我沉思这些问题的契机是一次“行为艺术”的表演：把光裸的脚投入红色木盆，让水环绕和亲昵它们。这种狎褻行为是非礼、嘲弄与轻蔑的，所以我看见了诸多惊异与愤怒的目光。哦——，这真卑鄙！这是一个美术阴谋！有人奔走相告，指控着洗脚者的罪行。

是的，我承认这种行为的意图有些闪烁，甚至洗脚者自身也陷入了它在语义上的虚假性里。洗脚者说，我是傲慢的，我要用下面的器官去打击公众的上面的器官。我发现，由于一次价值的误解，脚足与眼睛产生了对抗。眼睛很疼痛，为此它付出了美学的眼泪。

为了拯救那些不幸的眼睛，我要说出关于洗脚的本真意义。这个意义坐落在托钵僧明亮的言行之中。他从远方的山里走来，他的脚足涉及了广阔的空间，洗脚，首先是对道路与尘土的一种判定。

由老子命名的、伟大而秘密的“道”，它在哪里？如果“道可道”而“非恒道”，那么什么才是供我们行走的寻常（“恒”）路径？老子拒

绝回答这个。他仅仅告诉我们关于“德”的知识。在老子的字汇表里，“德”就是有关“道”的走法，就是心灵（“德”）对街道（“道”）的全部经验。通过“德行”这个字词，我们抓住了先哲暗示的事物，就像抓住了他行走扬起的轻柔尘土。

老子和他的脚是已经逝去，却留下了“道士”——那些“走路的人”，留下了供我们行走的秘道。这是多么慷慨的赐予呵！我们用脚足小心地触碰它们，继而同它们交谈，说出一种音调和语言。这时，脚足是触角和舌头，是出现在道与人之间最重要的事端，拥有一个谦卑的姿态。它向下生长，一直俯伏到土地，敬畏地倾听来自道路的伟大声音。那些声音，包含了关于走向未来的线索的秘密消息，像泉水一样涌现着，被足掌的中心所经验，那个部位，正是叫做“涌泉”。

在身体之杵的两极，头颅升上天空，而脚足降向大地。由于这两种器官，人加入了宇宙，这就是所谓“天—人—地”三位一体结构。然而，由于脚足的谦卑性，目击者的误解是不可避免的。被脚足激怒的尘土飞扬起来，覆盖并改变它们的肤色。这一情形深化了已有的误解，使人痛切地感到它们的肮脏、低贱和臭气熏天。它们不过是身体的忧伤的奴隶而已。

这种误解严重损害着脚足的事业。洗脚，乃是针对怀疑主义目光的一种自我辩解。它向公众怯懦地说道：我是干净的。由于它的请求，水带走了污秽。我注意这种洗脚过程的卑鄙性。它向水转移了危机。接着，人的目光变得柔和了：瞧啊，它真的变干净了！人就废黜了水。

基于上述目标的洗脚，不能把卑贱性从脚足上剥离。它仅仅是与公众偏见的临时和解而已。空间的观念那么坚强，上与下的关系，被当作比性命更重要的东西。这一立场甚至侵蚀了语言和称谓的领域。即使我们夸耀一只（个）“高足”，以及夸耀低贱事物所拥有的非凡高度，它仍然是在我们下面_•的事物，是门生、学徒、侍从、奴

婢和小厮。然而，假如我向一个人发出“足下”的谦敬呼喊，那么究竟谁在谁的足下？呼叫者与被呼叫者，他们之间谁更卑下？

再没有比“足下”这个称谓更令人奇怪的了，它的语义和字义构成了强烈的对抗：它本来要表明对方身居足下的超级卑微性，而最终却成为对于足和足以下事物的敬意。交际社会言辞的这种价值指向，揭露了脚足的内在崇高性。

脚足的崇高性的另一证据，是我们对女子秀足及其鞋履的景仰，并且从这种景仰中发展出了奇怪的美学，它要制订有关脚足的尺度和形态的律法，以保证眼睛的趣味得到最充分的满足。脚足幼年的时候，漫长的布匹有力地缠住和塑造了它。越过尖锐的痛楚，它最终呈现出一种无比玲珑的形态。它要凭藉这点打动人间男子的傲慢情感。我想援引杨贵妃的绣鞋作为这方面的例证。那只玲珑的小鞋，在茶姬、商贩、役吏和武士的手上辗转，像一个激动人心的谣言。

“哦，它真小。它多么小呵！”人们无限怜惜地赞叹道。

尽管脚足的行走功能受到了最大限度的摧毁，但美学涌现了，它以一种侵犯和迫害脚足的方式颂扬了这个器官。这是对抗自由和质朴的美学，它把脚足的尺度和力量加以消解，然后，在娇小纤弱的生命气氛里，美的光辉明亮起来，向我们说出病恹的、颓废的、自我残害和自我取缔的语言。

这无非是从一个比较不正常的角度重申了脚足的意义。而从一个比较正常的角度，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见，脚足的内在崇高性曾如此引发着人对它的普遍思念与爱戴。早在周朝衰微的年代，武士介子推追随太子逃亡，为喂养饥肠辘辘的领袖，竟割下自己的腿肉。太子登基之后，却并未给他必要的回报。介子推怒不可遏，永不回头地遁入清冷的山林，国王听说了这个消息，痛悔自己的过失，想用放火烧山的计谋把他赶出来，请求他的宽宥和复出。而这个满含怨屈的人竟在烈焰中抱住最后的树木，慨然逝去。为了维系

一种永恒的纪念，国王命人用那株树木制成木屐，穿在脚上。每念割股的恩情，他就低首俯察，叹道：“悲乎足下！”

这与其说是对介子推的情操的追思，不如说是对脚足的最沉痛的颂扬。它回答了我们对于“足下”称谓中所包含的崇敬性的疑问。是的，我们亲眼目睹或耳闻了大量历史中的奇迹，它们要恢复脚足的本始地位，也就是使脚足回归到一个崇高的地位上去。

这里，我们正在触及某些更深切的疑虑。如果脚足的地位还不够崇高，那么什么才是它应有的位置？如果脚足受到了贬斥，那么什么才是它原初的景象？

一本叫做《周易》的上古经书企图说出这点。在“泰”这个伟大而吉祥的卦体里，象征头颅的大天和象征脚足的大地是彻底颠倒的：天屈居地面而地升现于天的高度。《周易》的爻辞声称，它描述了宇宙两极间交换与对流的罕有景象。不错，这肯定是罕有的：事物在它自身（此岸）与客身（彼岸）之间自由游走和往复，它表明了一个存在者所行走的道路的通达。

“泰”，与其说它是对某种事物稳定性的判定，不如说它是对一个通达的存在的揭示。使我惊异的是，在受孕的时期，或者说在子宫的秘室里，所有人都曾经静止在这个非凡的状态上。我们头足倒立地悬浮着，像悬挂在上帝的支架上的天真蝙蝠。这个“泰”的姿势，正是人唯一正确的在世姿势。

全部的不幸在于，当我走出秘室时，我的姿态被粗暴地校对了。我的头颅被提拔到脚踵的高度，而脚踵却贬窜到了头颅的位置。那么，从我最初的、为失去一种最本体的姿态的哭泣里，存在的痛苦永不回头地出发了，它将鞭我、扞我、撕我、裂我、绞我、杀我，直至我的头颅一劳永逸地垂下。死亡平息了这一争端。是的，当我们目睹一具头颅与脚足处在同一水平线的尸体时，我们将意识到，从此它们将要受到最平等的对待：腐烂和消失。

让我们回忆一下存在主义者描述存在的诸多概念吧：“烦”、